

葛优王俊凯新片《刺猬》热映

悲喜交加间唤起观众共情

阔别大银幕6年，导演顾长卫带来新作《刺猬》。这部由葛优、王俊凯主演的影片在上映后引发热议。电影兼顾文学性和通俗性，在荒诞幽默的氛围之下，犹如一首献给理想主义者的诗，唤起不少观众的共情和思考。

■延续导演风格

献给不被理解的失意者

“我从荒野来，要到大海去。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，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。”这首在《刺猬》中反复出现的诗句，最能代表主角王战团与周正“被生活卡住”的境遇，与始终向往自由的心态。

片中，葛优饰演的大姑父王战团因早年的奇遇，变成了家人口中的“魔怔”和心病。王俊凯饰演的侄子周正因口吃和学习成绩问题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，父母粗暴的教育方式也让他内心抗拒不已，苦闷无从排解。这对姑侄不被旁人理解，却能够看到对方的内心，成为可贵的“怪咖”忘年交。他们是俗世中的“异类”，却是彼此眼中的正常人。

顾长卫的过往作品常将镜头对准不被理解的失意者，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最擅长塑造的小人物形象。

在《刺猬》中，顾长卫再次为不甘平凡的小人物树碑立传，让“理想主义者”王战团和寡言倔强的少年周正来到大众面前。片中，王战团与周正之间互相支撑、彼此救赎的情感羁绊令人备受感动。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一直贯穿，对理想的坚守也同样延续。周正带着王战团未能实现的理想一路出逃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海员，得以奔向名为自由的大海。

■改编自东北小说

给予人物更有善意的结尾

《刺猬》沿袭了顾长卫喜欢从小说中取材的创作习惯，改编自“东北文学三剑客”之一郑执的短篇小说《仙症》，郑执也是影片的编剧之一。影片保留了原著中的东北背景与大跨度时间，着力刻画两代人对自身命运的出逃与回归。

这几年“东北文艺复兴”势头正劲，相对于《漫长的季节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等剧把叙事空间放在工厂或小家庭，《刺猬》一方面通过台词、道具强化东北地域特征，另一方面展现了更多大家族故事。

片中的奶奶作为大家长把打麻将当成上班，每天烟不离口；这个阴盛阳衰家庭里，更操心的是大姑、妈妈，但她们也容易陷入过度焦虑；一大家子联系紧密，经常见面、聚会，逢年过节更是黏在一起，有事儿了互相帮忙，也免不了日常拌嘴口角……片中许多典型的地域符号，比如吃鸡架、冬天囤大白菜，都让人感到浓浓的东北气息。

郑执认为，比起原著名《仙症》，《刺猬》这一片名更明确、直观，更能表达电影主创团队真正的意思。“刺猬也是这个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它浑身带刺，但它的刺不是为了伤害别人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。王战团与周正的人物故事也与刺猬这个形象有一定意义上的关联——柔软的人，为何要承受那么多的伤害？所以当顾导提出这个名字，我觉得它是最合适的片名。”

与原著相比，电影给了王战团一个更有善意的结尾。首次观影时，郑执也被感动落泪。“小说的文字更偏悲凉，而电影则添加了一丝暖色，对王战团的个人命运做了些改变，留有希望，姑侄二人之间的羁绊更为深刻动人。”

■表演可圈可点

兼具悲剧性与荒诞感

今年67岁的“葛大爷”，在《刺猬》这部非喜剧作品中收起京腔、改说东北话，再次爆发了巨大的表演能量。虽然片中有不少喜剧元素，但葛优却演出了王战团身上深刻厚重的悲剧性，悲喜交加间不仅没有显得割裂，反而更有一种荒诞感。

葛优通过对人物状态的精准拿捏，演活了一个似疯似痴、随心而活的王战团。遇见不平之事时，他总是字正腔圆地吐出“应该吗？不应该”六个字，明确摆出自己的立场，善良正直的性格底色表露无遗。心无旁骛指挥刺猬过马路，导致整个路口大堵车，展现了王战团的固执倔强。目送女儿出嫁这场戏，戳中了

不少观众的泪腺。随着送嫁的车队缓缓出行，王战团满心怅然地呼出了口中的烟气，眼泪落下的时刻，背影中尽是无法亲自陪同的落寞。

除了讲东北话台词，王战团还有不少原创的表演细节，比如“抓烟”。王战团最开始抓烟，更接近喜剧表演，但儿子去世时在殡仪馆火葬，王战团被从精神病院送过来参加葬礼，他在最后一刻冲向吞吐着云雾的烟囱，伸手紧紧“攥住”烟雾，然后用力地把它“揣”进衣兜。很多观众评价，这一幕足以选入“华语电影的年度表演高光时刻”。

相对小说，周正的不少戏份是原创，王俊凯也贡献了合格的表演。不仅将口吃少年演得细节满满，重场戏中的情绪变化张力十足，演出了周正内心的叛逆与执拗。有观众评价，周正是王俊凯最具颠覆性的角色，让人看到父母以爱为名带给孩子的深深伤害。

葛优和王俊凯在戏中碰撞救赎，戏外也将知己情谊延续，二人以“大姑父”“周正”相称。葛优笑言“王俊凯是年轻的老演员”，两人拍摄时一起走戏讨论，王俊凯常常能提出重要的建议，“属于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”。王俊凯则坦言自己在葛大爷身上学到了很多。“女儿出嫁那场戏原本没有哭戏，大爷现场真情流露。他流泪的那一刻，我发自内心地觉得，他就是王战团。”

综合北京晚报、大象新闻

↓《刺猬》电影海报。

